

缝补碎片里的父亲

◎李 晓(重庆万州)

那年秋天,一只仙鹤从天而降,父亲一脚踏上去,从老街腾空,去了云霄漫游。这热气腾腾的人间,多了一丝冰凉。

母亲有天趴在阳台望云,一朵大象般缓缓下坠的白云,似在降落大地。母亲突然叫出声:“你看,你爸爸从云里下来了。”

这当然是母亲的幻觉,同父亲的婚姻生活相守了58年,两个人的生命之根纠缠缠绕在一起,早已无法分离。父亲远去白云以后,在我的肉眼可见里,母亲的身体很快枯萎了,父亲这棵树,供给着母亲的生命养分。

早年,在父亲严厉的要求中,我躲避着他。人到中年,父亲老去,腿脚行走不方便。去老房子里看望父亲,父子之间往往是以沉默面对沉默。特别是面临父亲疾病折磨中的多次住院治疗,生活差不多没有基本的自理以后,他失去了作为一个体面男人的尊严。

有次在医院,父亲呻吟一声后说:“还不如去死。”我安慰他:“活下去,您还没看到孙子结婚。”我的这话,电流一般刺激了父亲,他艰难地支撑起病体,面对我说:“我要活下去,该抢救我的时候,还是要抢救一下。”父亲的眼神里,不再是自暴自弃,充满了对生命的强烈渴望。

有一件事,让我与父亲的关系,冰封了30多年,甚至对他怨恨。

我10岁那年,全家人在吃了一个腊猪蹄炖土豆后,做出一个重要决定:把我过继给村里一个杀猪匠家养育。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,父亲最疼爱的是他。

村里的王姓杀猪匠快50岁了,和妻子还没生育。杀猪匠说,有不育娃,我也不急,那是命。其实他不服气,他做梦也想要一个娃,看见墙上贴的娃娃像,也要扑上去抓,去拥抱。

“儿子,从此你就在我家,我们好好养你,一周给你煎一个鸡蛋吃。”杀猪匠说。我懂事地点点头,按照事先要求,我叫了声“大爸”“大妈”。杀猪匠夫妇和我,搂在了一起。我11岁那年下半学期,我的一篇作文在全县获了奖,“大爸”要陪我去县城大礼堂领奖。我妈听见这个消息,来到杀猪匠家,哭着跪下,要把我领回去。杀猪匠愣了愣,最后还是无奈地同意了。

这件事在我心里栽了根,我无法原谅父亲的偏心。

直到父亲78岁那年大病住院,母亲才跟我说起当年把我送到杀猪匠家的原由。母亲说,我9岁那年去村里谭瞎子那里算过命,谭瞎子一口咬定,说我活不过10岁,如果万一活过了,才能

真正算做了父母的儿子。母亲哭了,求他,有啥办法?谭瞎子叽叽咕咕了好大一阵子才说,送给王姓杀猪匠家养吧,杀猪匠才镇得住邪气魔气。

母亲叹了一口气对我说,你也是爸的儿,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,我们咋不疼你啊,送你到杀猪匠家后,你爸爸常常半夜溜到他家,想把你抱回家。

那年在父亲的病床前,我心里冰封多年的河流解冻了,我紧握住他那青筋如蚯蚓般窜动的手,咽下了心里想说的话。

父亲远行以后,我请了他往日的一些健在老同事吃了几次饭。我知道,我是在这些老同事的叙述里,在他们身上感受着我父亲的温度,也一针一线缝补出一个我不知道的父亲来。

白发苍苍的老同事对我一点一滴追忆着父亲的往事。

一天晚上,这个同事看见父亲在树下抽烟,这令同事大为惊讶,在他印象里,父亲是一直不抽烟的。那天晚上父亲告诉他,给领导写讲话稿卡壳了,就抽一支烟再回办公室写。一个在区里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,那年我不到20岁的大哥去世后,有天晚上,他看见父亲在办公室埋头抽泣。一个乡里干部告诉我,当年他时常看见父亲从县城机关回老家帮助我母亲干农活,有

天看见父亲吆喝着耕牛耕田,犟脾气的水牛歪过头去吃青草,父亲挥动着牛鞭,牛却根本不听他的话,父亲对这个路过的乡干部倾诉:“一头牛也不听我的话啊。”听到这话,一个显得软弱怯懦又笨拙的父亲扑面而来。

母亲对我追忆父亲在世时的一些场景。那年母亲与父亲新婚,父亲带上母亲去县城相馆照相,母亲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县城大街上,母亲怯生生地问父亲:“让你单位的同事看见了我,你不会嫌弃我这个农民吧?”父亲拉紧了母亲的手,无声之中已经表明了他的坚定。这张新婚的黑白照片,在父亲年迈时,他时常从家里老影簿里拿出来,眼神怔怔地看了又看。母亲还告诉我,父亲过了80岁以后,与母亲时常半夜睡不着,父亲就要母亲去把那些银行里的存折拿出来反反复复清点,计算着到期以后的存款本息,父亲叹息说:“哎呀,还是没多少钱,我们得给儿子多攒一点,让他少为钱操心焦虑……”

我在这些断断续续的叙述中,在记忆针线的缝缝补补里,在对父亲零零碎碎的想象下,努力完整与还原着他的真实模样。但我知道,这只是父亲一生之中的若干片断,他那苍茫的一生,好比我在大地抬头凝望那滚滚云海。

威严的父亲

◎胡豆花(重庆永川)

昨夜,老父亲突然入梦来,勾起了对他的诸多回忆。小时候,在别人的眼中,父亲或许是那样勤劳肯干,幽默风趣的模样,是村里那位总是笑着与人打招呼的好邻居,是农田里挥汗如雨、辛勤耕作的身影。然而,在我们五兄妹的心中,父亲的形象却截然不同。他那威严的身影如山般巍峨,他的目光如锐利的刀锋,穿透我们的心灵,留下深刻的印记。在他严苛的管教下,我们逐渐学会了坚强,也体会到了父爱如山的深沉。

父亲的威严如一座巍峨的山峰,屹立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。每当我们犯错,父亲那严厉的目光便如寒冬的霜雪,冷峻而锐利,让我们不敢有丝毫逃避。记得有一次,我因为一时的疏忽,差点把家里的粮食撒得一地都是。父亲站在那里,没有怒吼,只是那双深邃如刀锋般锐利的眼睛,仿佛要把我的心都剖开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父亲的严厉不是无情,而是为了让我懂得责任与担当。从那以后,我学会了细心,也懂得了父亲那份沉甸甸的爱。

父亲的威严不仅仅有一双锐利的眼睛,更有一双勤劳的双手。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风雨雷电,他都坚守在田地里土坡上不停劳作。农闲时节,父亲还要怀揣干粮(一般是妈妈准备的煎麦粑或熟红薯)翻山越岭去打鱼捞虾,以换取零钱补贴家用。他那双粗糙的手仿

佛能拧出泥土的芬芳,也仿佛能托起一个七口之家的全部希望。我们五姊妹从小就被父亲带着干农活,没有男女之分,只有责任与担当。春天,播种的忙碌让我们学会了耐心与坚持;夏天,除草、施肥,让我们锻炼了筋骨和意志;秋天,收获的喜悦让我们懂得了付出与收获的道理。父亲用行动告诉我们,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,才能收获人生的果实。这份严苛的训练,像一把利刃,雕刻着我们的性格,也铸就了我们坚韧不拔的品质。

在父亲的管教下,我们学会了做人。父亲常说:“做人要有骨气,还要有担当。”那种威严不仅仅是外在的,更是一种内心的坚守。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,父亲总会用那沉稳的声音告诉我们:“不要怕,坚强点,困难只是暂时的。”他的严厉让我明白,成长的路上没有捷径,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走。在成长的道路上,我们兄妹五人都经历了不同的挫折与迷茫,但父亲那威严的目光始终如一盏明灯,指引着我们在风雨中前行,我们也在父亲的教诲中逐渐长大,懂得了做人应有的尊严与责任,也明白了父爱如山的深沉。

父亲虽然已经去世12年,但每当夜深人静时,我常常会想起父亲的面孔。我的父亲,虽从不用言语表达爱我们,却用行动书写了最深沉的父爱。记得有一次,我因为考试失利而沮丧,父亲没有责备,只是静静地陪着我,用那

双粗糙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,低声说:“失败是成功之母,好好总结一下原因,振作起来,下次一定会更好。”那一刻,我感受到父亲那份无声的关怀与爱,那份威严中隐藏的温暖,像春风拂面,温暖而又坚韧。

如今,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回望,父亲的威严依然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,稳重而不可动摇。你的严苛让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,你的辛勤让我体会到劳动的价值,你的威严让我学会了坚强与自律。每当我遇到困难,

心中那份父亲的威严就会如山般支撑我,成为我心中最温暖的力量,让我勇敢面对一切。

思念父亲,像春天的细雨润物无声,像秋天的落叶飘零缱绻。父亲啊,你用那威严的身影,塑造了我们坚韧的品格;你用那沉稳的目光,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。愿你在天之涯海之角,知道我们五兄妹都在用一颗感恩的心,铭记你的威严与关爱。我们会带着你的教诲,走得更远,更坚强。因为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你的威严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,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:
yxdsbbjb@163.com